

擘經室集

學經室一集卷九

孟子論仁論

孟子之學純於孔子堯舜之道漢唐宋以來儒者無間言也今七篇之文具在試總而論之孟子於孔子堯舜之道至極推尊反覆論說者仁也元於論語之仁已著論矣由是再論孟子之論仁孟子論仁無二道君治天下之仁士充本心之仁無異也治天下非仁不可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又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

前蓋孟子時各國皆爭戰不愛民專欲以利得天下
孟子反之一則曰仁者無敵再則曰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反覆於愛民行仁政不尚利以勉齊梁之君且
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此後
韓非李斯之徒專欲以不仁利其國而秦之亡不旋
踵矣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未嘗有一豪流弊貽
誤後人也一介之士仁具於心然具心者仁之端也
必擴而充之著於行事始可稱仁孟子雖以惻隱爲
仁然所謂惻隱之心乃仁之端非謂仁之實事也孟
子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是充此心始足以事親保

四海也若齊王但以羊易牛而不推恩孝子但賴有
泚而不掩父母乍見孺子將入井而不拯救是皆失
其仁之本心不能充仁之實事不得謂之爲仁也孟
子論良能良知良知卽心端也良能實事也舍事實
而專言心非孟子本指也孟子論仁至顯明至誠實
亦未嘗舉心性而空之迷惑後人也然而君治天下
之仁有韓非之徒亂之士充本心之仁有釋氏之徒
亂之韓非之說其謬顯釋氏之說其迷深尋其源皆
出於老聃之說韓非託之而遽至於大壞釋氏襲之
而昧其所從來是不可以不論爰綜孟子各章以類

相從以次相序仿臺卿章指之意各加按語可見孟子之仁與孔子堯舜之仁無少差異分之則習而不察合之則章指並明聖賢大道朗然若日月之明浩然若江河之行判別若水火而堅實如金石刻薄寡恩之士靈明太過之人皆棄於孟子者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

至

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按此章專論仁爲堯舜之道君臣當法堯舜孔子曰仁與不仁而已矣可見治民者必以仁暴民者必致亡爲七篇之綱領下二章亦同此指此孟子傳孔子堯舜之道之據也

孟子見梁惠王至何必曰利

按此章仁義卽所謂堯舜之道陳於王前卽所謂格君心之非

宋牼將之楚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按此章言懷仁義必王懷利必亡利與仁義相反君臣父子兄弟非仁不行與前章指同又按利爲周易四德之一故曰義之和然周易之利專言利物梁惠王時之言利者則專言利己故矢口曰利吾國而孟子所闢之利皆利己之利也

孟子將朝王

至

以慢其二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至

所以不願人之文繡

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至

終亦必亡而已矣

按以上三章言仁義爲堯舜之道非此不陳於王前在國君當專以此行政士人亦以仁義爲天爵不可貶道而要人爵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

至

一正君而國定矣

按此章言君仁莫不仁與非堯舜之道不陳相發明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至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按以上二章決言不仁不得天下而秦旋以不仁得之然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又曰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不得心不可云得民不得民不可云得天下是以二世卽亡也故孟子曰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至是猶惡醉而強酒

雪經室一集 卷九
按此章言仁得天下不仁失天下自天子及士庶人皆以仁保之與孔子孝經相發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至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至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至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至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

按以上五章言爲政者必以仁仁者三代先王之道正經界薄稅歛不罔民久行而待時民之受虐政者必歸之莫之能禦是以大國畏之與急功近利之術全相反蓋大指全在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至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

至

亦終必亡而已

矣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

至

未聞弑君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

至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

勿疑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至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按以上五章皆言以仁伐不仁必無敵不可以善戰爲無敵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至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至君請擇於斯二者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至逝不以濯

按以上三章皆言以小國事大國乃保國愛民

之道不可窮兵求勝以害民皆仁道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

至

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

至

不能一朝居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

至

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至

載胥及溺此

之謂也

鄒與魯閔

至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

至

自作孽不可活

按以上六章皆言不仁之君重賦斂好戰陣糜

爛其民凶年不救民不得民心必致菑危憂辱
陷於死亡六國亡秦皆不逃乎此言可見堯舜
孔子三代之仁政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又按司馬遷以老子韓非同傳誠有見其清靜
流爲法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
亂之首也韓非子解老篇解之曰失道而後失
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
禮禮爲情貌者也禮繁者實心衰也今爲禮者
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

而亂之首乎按此乃老韓之原委也故韓非曰
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
卑主危國者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
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國威民治
而國安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
所以師也又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又引成驩
曰齊王太仁太不忍人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
此亡國之本也按老子謂清靜而天下自正究
之天下必不能自正於清靜故韓非等欲以法
術治之韓非謂仁暴皆亡國而不知法術之卽

暴也孔孟之後惟韓非全反仁義之說秦李斯
殺韓非而用其說不旋踵而秦以暴亡矣然老
子之流爲五蠹人知之老子之流爲蓮社則人
不知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至苟不充之不足以事

父母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至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

按以上三章大指相同仁之篆體从人二訓爲

相人偶論語中已備論之矣孟子曰仁也者人也此孟子學於子思得中庸之傳也中庸曰仁者人也鄭康成氏以相人偶注之孟子此章人也人字亦當讀如相人偶之人合而言之謂合人與仁言之卽聖人之大道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此一人不忍彼一人卽二人相人偶之實據也今人見孺子尙不忍王見牛尙不忍況相竝之二人哉前章謂惻隱之心仁之端有仁之端而自謂不能充謂其君不能充此兩能字卽後章折枝是不爲非不能之能後章

推愛牛之恩卽前章充見孺子之心苟能充之
推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推之不足以事
父母保妻子相合而觀之更深切著明矣後儒
謂孟子竝重仁義不知孟子大指以仁爲重義
禮智但因四端而並言之卽如此章言四端皆
因不忍人之心而發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至故好是懿德

按此章言性善惟其性善所以仁爲人心也仁
之端於乍見孺子將入井時覘之皆有怵惕惻
隱之心盡人所同而物所無也此孟子所舉性